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榕壇問業卷八

明 黄道周 撰

臘月將還浦守墓諸友固請一會於是林非著為政非著因問先儒謂學有三弊溺於文辭牽於訓詁惑於異端茍無此三者則必歸於聖人之道矣今國家以制義取士士亦從制義應試雖無異端之惑而訓詁相沿文辭遞習深入膏肓即不溺文辭不牽訓詁循經註之言

何繇便歸聖人之道某云非著意思極好吾鄉初年為詞賦追琢之文三山最盛陳述古起而非之為知天盡性之說與陳烈周希孟趙穆三人唱明聞者誹笑久之漸為信化矣蔡季通之出舂陵亦有名士挾才誹笑前修者相過數次便心服拜謁凡人立志要定趨向要真不為流俗所惑耳不畏異端也制舉義原本四書以聖門之微言導才人之弘致茍能真切究心雖淵騫接手何必以是自薄乎張子韶少時能默誦六經通其奥旨

常對客問經義如流客曰紙上聖賢盡在是矣子韶置卷斂袵曰精粗本末原無二致某不敢謂此是紙上之語人能如此讀書何患文辭之靡訓詁之滯非著云學以聚之問以辯之自有問業來發明大義實開胸次然問者僅資聞見不無塞責即能談論如何實踐得去人各為時埶所縛溺於故套久且漸失立教初意終成懈惰博文約禮豈容易了得如何是下手工夫指示門路使各警省可便持循某云是某錯了如何七八會來都

無實指竟落空談某少時初讀論語問先生云頭一葉書孔子只教人讀書有子如何教人孝弟孔子只教人老實曾子如何教人省事聞者大笑某今老來所見第一件猶是讀書第二件猶是老實耳凡人人自是聖賢自有意思纔說開示導引者不是長傲便是導諛只是讀書大家勸勉似不為過元時有資川黃澤者每每教人致思近來羅近溪只教人打坐致思之去仲尼猶覺未遠打坐之去釋子其間幾何新安趙汸嘗問黃澤致

思之法澤云如經傳中難解處自為一例致思之久連類旁通耳鄧文潔亦教人打坐此法自李愿中來只有消滅無長進法非著云致思只要旁通嘗記唐宗有言學者如鑿井但得美泉耳何必鑿空乎某云正是美泉難遇見人讀書長年喫土若不致思泉脈何來非著黙然知是格致求仁之旨

是次以屢空貨殖一章為義魏秉德問云天地惟空故生得許多人事人心惟空故受得許多聞見顏子屢空

自是舍却蹊徑直尋根宗至子貢之屢中必有不中者矣其有不中者是億有未中還是億故不中耶某云賢看顔子屢空是屢不殖故空屢不億故空耶夫子生平未嘗言命只此一章言命命中不著一物本來自足初無空殖可言無空殖故無得失無得失故無億無忘只是清虚澹薄則與命較親卜度經營則與貨較親耳世人言命都在得失一邉所以有殖有億有氣數人事之差哲人言命在清虚一邉所以無殖無億無得失當否

之處日往月來寒往暑來明生歲成此即見天之命說空不得說殖不得說億不得說中不得說不億不中不得說屢不億中自然億中不得如能盡空此等游於虛無亦與道合體大約受天之命便有心有性有意有知有物難格有知難至物理未窮性知難致定後之處去億一丈去空一尺空是物格無物天命以前上事億是因意生知人生以後下事屢空是天人隅照之間屢中是物理隅照之間譬如一事當前有是有非有得有失

屢空人只說我生以來與物平等初無是非初無得失屢中人便說某處是非某處得失至人看來安慮之中萬物畢現空亦不空中有不中是非得失如天命然一絲一毫洞然難逃如此便說屢字不得說無不中不得無不空不得所以說空空又說竭字竭字是夫子下得極謙極呆字如泉竭自中之竭聖人於空下說竭猶於無能下說何有何有下說未能亦只是對照作無了藏非奥義也如此屢中屢空便成奥義矣秉徳又云先正

嘗言道如覆盂本空無有射者即言無有未嘗不中然却多一射某說此言近似却不是也豈是顔子射覆自一至十常說出空子貢射覆自二至一常無不中耶道該萬有還未嘗有空者得他還元一路十中八九億者得他發生一路十中二三子貢於萬有路上見得七八只是格物物還未格顔子於元無路上見得八九已是物格與知至爲隣耳他們常説世儒只曉得格物不曉得物格正是此樣秉德又云顔子博文約禮屢空豈是

墮黜子貢已悟性天道屢中豈資卜度夫子一題以空一題以億能遂差池至此如以億為格物空為物格則格物物格中間亦距千里耶某云箭開時萬里同觀箭到時只一鏃地巧箭不射髙碁莫着射是巧力所生億是明聰隙現難道靜觀動照不是一樣神靈只是靜觀無礙動照易窮耳秉徳云如此則顔子若億亦有不中子貢若不億亦無不空耶某云自是如此纔謂順命如在親前逆一念者不成孝子更億甚麽

呂而德云顔子屢空似是一絲不罣而為邦之問許大
荷擔聖賢決不是澹薄無事的但簞瓢饑溺易地皆然
禹稷顔子全是空洞無物觸處不礙若靠着伎倆終成
勞攘故夫子於問仁處指出克復正是屢空頭腦不某
云屢空作克復頭腦亦得克復歸仁是反約一路屢空
近道是至命一路易云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理窮而後
性盡性盡而後命至命至是造物之始不著一物以生
諸物反約是窮理之後不遺一物以至無物也聖賢讀

書如看卦一正一反原始要終自死而生自生而死子貢只說正卦自下而上爻位吉凶都分別得亦不是伎倆作用只却未曾看得全易也而德云禹稷是如何某云禹稷六爻皆動顏子六爻皆靜子貢是如何子貢只是看卦

周房仲亦問仁之一字自關禮樂顏子問仁夫子對他說禮問為邦夫子并對他說樂如此包裹點滴不遺就他自家說博說約說出竭字未嘗便空文禮今夫子直

以為屢空空之與竭果何分別如是仁者點點滴滴皆有淵源豈得如泉竭自中之說如說天命本原包藏萬有豈有空盡之事前日亦道日月星辰何曾空得如是孔顏呆說枯腸短氣此處亦發明性道不成當作何體會某云外道說空字極大如空洞之空所謂洞見垣一方者無牆壁河嶽都看空洞即此透彼如琉璃瓶樣譬如人在家鄉看得長安衚衕明明朗朗在宮牆之外看得人家房舍一一分明皆是身嘗到彼識光所射亦是

心力所屆如親到一般所以豫處五臟直破癥結不須剖割立效神方所謂仁也其實聖人無此要妙只是才力智識皆常用過不留纖毫如富家翁發財施舍造橋興梁救饑拯溺待下禮賢敬神奉公將鉅萬金錢累年用盡只留得隻身衣食粗足福亦不生禍亦不至但有兒郎不名富子只道是某家遺孩人人要看此便是屢空貨殖對照模樣孔子不曾發財原來無物衆實咸歸叩其囊橐依舊蕭然所以直說無知直說竭字顔子已

曾發財私下所藏一朝費盡無髙無堅無前無後搬捨幾回欲罷不得所以既說才竭又說如有子貢未嘗發財只是治家誓發大願欲俟滿車滿篝博施某方廣濟某衆只存誓願未曾施捨所以孔名空空自呼云竭顔稱既竭僅得屢空子貢多財從空立願季路車裘無復捨處聖門學問不過如此外道不解掇拾影響便以施舍立論稱仁稱禮皆是依傍孔顔誤嘗他藥也房仲云如此則空竭大小原是造命淺深如何又說不是某云

天命羣生却無如此勞費仁義禮智隨家俱有不自為
寶賊亦不惱如自稱財與賊偕來凡有非禮等事皆是
發財所致如無非禮等事巳是萬寶咸歸孔顔赤身其
富敵國子貢拮据誤墜金火為史遷加誣蕩家破産論
他發念何嘗不知所以捨財順命順天散財已名仁方
不稱大藥雖稱大藥不落空藏
唐君瓚問仰鑽瞻忽此財用在何處隨體𪐴聰此財散
在何處某云不用何得散處君瓚云他歸併誰家某云

東家不要西家不要只為子貢拖累多少
林非著云聖賢不作戲論今日何作此説某云夫子發
此論時何曾莞爾徒使顔淵喟然興歎耳非著云晉思
大智亦好問察深山不廢見聞夫子如以一貫接引學
識容易説去以空竭接引學識如何説得去某云千貫
萬貫纔以空竭接引他如無一貫奈何以空竭接引他
也非著云此豈是前日學問要損德性要益之説也某
云此亦不同懲忿窒欲遷善改過此是吾人茶飯茶飯

恰好豈常損益縱有損益如何併盡此是萬寶船中瓊林庫裏發此大義非著云如貧子便接引不上耶某云貧子已生成近道且如顔子以下都是貧子非著云纔說他仰鑽自是財多今又作財少耶某云他看得夫子便是財少了財少用大去竭愈戲財少用少去竭愈遲有財遮蔽不見自身不見天命所以懸空想億愈去愈差非著云此又是日減之說也王龍谿云古人之學只求日減聖人本空賢人屢空顔子知得減擔法所以其

庚某云大差了顏子如是減擔仲尼寧是拋擔耶非著云龍谿又言入聖之方須有主腦不是靠聞見幇補此予耳某云此亦不同多聞多見是吾用財時候寡悔寡尤是吾散財時候不見不聞是吾財竭時候無悔元吉是吾合財歸命時候財少窮身財多窮命財空命復財竭智全只關工夫不關本體上事

謝有懷因問子輿言命多屬氣數一邉只命也有性焉一語以理言命子思言命多屬理一邉引詩言命維新

微似數耳不知此章言不受命者果何所指如是降衷之命如何不受如是五行付畀亦豈人力所争如是貧富智愚同歸此命貧者可富愚者可智人事天道合併將來則子貢所得已深於顔子夫子此論又何所軒輕耶某云正要講明此事命之有理與氣如人之有形與神合下併受無有分層順則都順逆則都逆善作家人說他餓死他亦要仰抬俯掇善讀書人縱是頑鈍他亦要旁稽博覽有此一途纔見工夫為道教之本如論天

命原始則只是饑食渴飲不學不慮清明在躬志氣若神人如看得名利亦澹才情亦澹自是理氣兩路俱清如看得名利亦不澹才情亦不澹自是理氣兩路俱濁也子貢已是聖賢但就孔顔看之便覺不同詩曰抱衾與裯實命不猶人都是此命只為率之不猶所以差别詩曰天命不徹我不敢效我友自逸夫子於此亦無甚軒輊耳有懷云如此則於理路上無甚閒交也某云用財與不用財横命與不横命此俱隨人體勘論他初體

有何不同有生之始實貨與聰明兩無所著涉世而後貧人之慕寶貨富人之慕聰明豈復别其孰理孰氣孰内孰外耶有懷云如此則貨殖須如史遷之言豈必如漆園所云塞其天穿之竇耶某云蓄學與殖財同是一様聚斂窮理與格物同是一様發身聚而使空則微雲不滓空而使聚則射覆徒勞夫子明假此言開人痼癖學者勿分兩路自取糾纏

蔣仲旭云夫子與參賜均言一貫却不把參賜並提只

就顔子對證者豈是曾子聰明壓不得子貢顔回愚魯當有過於曾參耶天下聞見決是難除人心聰明定不可少從德性上體會則有屢空之與屢中俱透靈心從問學上體會則有多能之與一貫俱徹實業陸氏既尊德性則希顔子之空朱氏既道問學則宗子貢之中子貢既聞性道到底不放多能豈有子貢終年封殖不曉多能鄙事之說耶某云如丸實有所見不隨人空話子貢從門而入見夫子百官宗廟縱横美富自家欲然如

一貧家不覺禮拜終身投地顔子從門而出見一身赤體蕭然不繫一物的是富翁的的親子不向人家爭氣爭財曾子聊稍恕身亦曾出入孔顔門第亦曾比做子貢家庭見得可休便休得足且足如何得化度子貢招歸顔子耶陸氏專主德性不入宫墻只是貧儒自實其身朱氏兼道問學若見孔子宫牆猶是當階辦事世人嗤嗤剥食子貢如與子貢共事聖門方知屢空大難度日屢中不是尋常耳

仲旭又問顔子屢空還說有怒有過不知怒過著在那裡夫子說無恒之人為有為盈為泰曾子說顔子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豈顔子自勘若多若有若實便是可怒便自為過耶某云常無常虛常約是聖心之恒體若無若虛若寡是聖學之復機恒云立不易方復云不遠而復躭着虛無見有約寡此亦當怒當過何獨見有見多見實然後為過乎想來過怒亦是人生之所應有雷霆薄蝕上載難除只是復不可頻悔不可祇耳仲

旭云前日嘗言在過怒上用工者到底是個過怒在學識上用工者到底是個學識如何從此得見本體某云不遷不貳上便見本體寡尤寡悔上便見工夫若要認定虛無約寡與認定實有盈多更無差别

洪尊光因問夫子說子貢不受命子貢反說夫子天縱想是子貢終年欽服夫子美富是天無所吝他自家鄙陋是天有所嗇如顔子蕭條賜既不安如夫子美富賜又有限所以竭力蓄聚未能拚捨要與造物相爭至使

外人疑於夫子微子貢自家與回對勘誰知回賜已自不同者三代而下此識絶少竹林諸賢脱略世故二阮幾於屢空安豐幾於貨殖世皆以放縱目之不知諸賢於才命之際亦有所窺不某云諸賢在夫子之時作琴張曾牧不成何況可望回賜回賜精明皆在性道天人之際諸子只是擺脱物務耳聖門上唯夫子説酒諸賢皆不敢説如處危亂之際以酒自晦康誥酗慢豈不足以殺其身乎嗣宗才韻最高却乘醉為人起草猶之節

婦被酒行淫雖使小人稱愼奚如使俗子稱狂凡人品
自四科而外皆不可學由求宰我尚須取節何況他人
尊光云如山巨源具有經濟向子期思慮精湛何可少
他某云以回賜照他只有屢失屢亡不關德性亦不關
學問尊光云何平叔王輔嗣奚若某云此猶則可虛無
約寡之間尊光云虛無約寡何以亦亂天下某云晉人
常言秦尚法律二世而亡豈亦玄虛所致尊光云彼輩
玄虛於聖門恒復之旨可亦相近否某云正為世人看

他相近所賴回賜竭力支持

王千里問易恒卦唯體卦亨利貞無咎六爻皆無得吉者唯九二無悔耳何得列於九德與復卦比論某云恒德之固也澤山至静而聖人題之以感感便常動雷風至動而聖人題之以久久便常静静以立動之體動以致静之用少男在内少女在外其情易感感故持之以虚長女在内長男在外其道可久久故持之以常虚以平其用常以正其體使速者可久使久者不易其要不

累於情欲而已咸以少而處靜無情欲之感不傷於和故居貞皆吉恒以長而處動情欲不宣非乖則孤故貞有兩凶一吝聖人之道歸於和平而已千里云貞是有恒之本德吝是無恒之愧心不恒既已當羞有貞何以得吝且如初五兩貞并以得凶六三一爻又以得吝則無恒之羞其義云何某云古人以貞悔自分內外貞雖恒之本德然夫婦長久陰陽有常得恒而可矣益之以貞動為變象此所為作內凶也千里云如此則於吾心

德體何涉某云宅心居家豈有兩樣譬如以無為有以虛為盈以約為泰故是無恒起羞衹如長要本無本虛本約於吾身德業豈有長進便是貞吝世儒溺於傍門專守初體如官人内家一味空寂自謂貞正便有求深從婦之嫌熟玩此詞殊逥至德

魏秉德因千里問易又問先後天八卦方位逥然不同先儒謂四正有交故乾坤交其中爻以為水火父母謝權退居西北西南之位三女從坤三男從乾以為人道

之本此說是不某云此亦一端何關羲文之旨義以氣言其道從天文以象言其道從地從天者本於日月從地者本於山川山川自西而東日月自東而西日月以易簡效動故天地處於南北山川以險阻分功故乾坤導於兩隅二氣有遞兼之位經緯各於其方五行以左旋一周金木各涵兩象此理備載圖中吾輩如未研心且置勿問王陽明謂算得合時亦有何益此雖不是然聖賢此種學問極是難聞得其皮毛無益象貎得其象

貌無益神理徒使淺學小慧者弄其青火耳秉德云如此則皇圖一書何以備詳此義某云是某見得如此與世人通說不得閉門講論不是如此何以酬答義文楊峻人因問古今諸賢談易者甚多而子與七篇未嘗引易豈不肯談抑有别見他書可證據否某云子輿初無他書峻人云劉子政鄭康成嚴君平周濂溪二程司馬君實邵堯夫晦翁皆屢屢談易如謂天道難聞則七聖言之已多如謂末世不悟則諸賢求之已至子輿何

故不言豈知後世有子雲者將疑於大易遂寘不論耶抑時字一字已括諸妙利之為言又妨初意聊藏其間引而不發耶某云賴允此問引而不發是孟夫子本意中道而立是孟夫子彀率說一時字一中字了一部易不須更說了峻人云還有說處不某云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此是聖賢與語一生憤樂於此總萃時止時行不過是此中影子耳孟子說盡心知性知天又說事天立命又說成性存存道義之門皆與合節更無復言說去

處峻人云易云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終不可見耶嚮來揣摩猶是言說上事孟氏之意尚未可見如何理會某云前日亦嘗與謝有懷講過但未曾明白若要明白又是後來唇舌之本峻人云是俊親問問不明白則是俊罪過某云古今來只一大事纔要讀書論語末篇感時於雌雉春秋末篇感時於獲麟孟夫子七篇至末說出易理易象易運易候皆是古今諸儒之所未說詳細說去使人煩心潦草說出又使人怪歎

凡易六十四卦合乾坤坎離頤大過中孚小過往反不變為七十二卦爻象相乘得三萬一千一百有四以歲朔乘之通卦大周五百有四年加以氣盈七年得五百一十一年而易象初周盈虛合計得五百一十八年餘分之積五大周而餘二歲為聖賢闓見之會古歷慌惚以竹書致之帝舜元年已未即位居冀距上元甲子一千五百五十五年為羲農上際丈遠莫徵唯帝舜五十年合禹皐陶至於湯夏歷四百七十年通得五百一十

八歲升陑克昆吾之歲也湯元年癸亥即位二十九年
殷歷四百九十六年合伊尹萊朱終於文王以武王七
年益之通得五百四年武王元年巳卯至幽王庚午二
百九十二年四十八年而入春秋又百七十二年會於
沙隨之歲而仲尼生通五百一十一年自周靈王庚戌
而後帝王之統盡在仲尼至獲麟以降統緒中絶孟氏
之生去仲尼之生凡兩七十歲三周之後疑一置閏而
聖賢聞見不復可循獲麟至光武中興又五百有四歲

至宋仁宗天聖明道間五周再閏諸賢又出雖聖統不續而聞遡見遐無愧闕里自光武距今一千六百一十年去聖愈邈帝統上懸凡三千六百餘歲天道咸熙素修引分學易之士所與孟氏而同歎也峻人云如此想亦約略不可詳聞然吾人聞見本於覺知覺知先後不關世數如以世數則正嘉之際文清敬齋文成近溪諸賢講論豈減關洛今以聞知見知責人承受誰肯祇承某云亦是際盛生於當時令人欣欣有鳳鳴圖出之意

迂談越想不覺惘然

峻人又問歷代年譜班馬兩家遂大差池共和以前既無譜牒不知子由古史及邵家經世以何為據而謬增殷歷徑泝唐年始於甲辰接於已未耶汲冢之歷世猶存疑今日何為依他繩尺將無為貴遠而賤近乎某云共和以前既無譜牒幸有竹書不得不遵堯夫固是聰明淹貫博綜非其所習豈有不馬不班但依世本坐推百世之上如邵家經世帝舜九年甲子至周敬王四十

三年甲子已一千八百歲何謂五百之期考數非遠耶古今遺書唯汲冢壁書最可觀僕自生平不敢以空臆傍人學問

又云凡人讀書於無根據處最要根據

洪兆雲問云前日承諭志道據德依仁游藝是每事每時動念俱有只是恰好燦現耳果無等第節次看得極是某云若說無等第節次者此又却有也無有志據那得依游人生只此精神先要拏得堅定在堅定裏充拓

得鬆便是得力受用只是點點滴滴在聖賢理路辨其生熟耳一日之間心眼拏定不走錯路不放工夫不趕枝葉又不枯寂作事使他精神在在貫注隨其所見在在會心便是絕大成就然不如節次安排做去到依仁上旁通六藝無所不可如此又為快活也

林非著因問游藝是如何既非要緊何不除却某云世上再無板聖賢懸崖跕足移目便顛端拱之餘亦有歌詠凡日用文章正是道德之通途據依之快事但不宜

倒做耳八字中一字錯掛不得志仁志德猶則可通一志落藝便是奴才學者常把八字時時當關看他著落最有實用最有生趣興詩立禮成樂亦是此樣著眼

非著又問達巷章說博學無成名說何執說射御未審指歸何在拈出射御有何妙義某云無成名他人看得忙急夫子却看得等閒博學無成名他人看得濶大夫子却看得纖小君子去仁惡乎成名不知其仁焉用佞夫子此處說極分明不要支離解說

李質嘉問禘祫之說諸儒互有異同馬融王肅皆云禘大祫小鄭玄反之賈逵劉歆則云一祭二名吳氏徵以肆祼為禘饋食為祫丘文莊云禘者禘其自出之帝為東向之尊祫者合羣廟之主於大祖之廟朱子云禘為大祭王者有禘有祫諸侯有祫無禘祫則羣主皆在禘則羣主不在紛紛云何某云此義備於王制諸賢講之甚詳不過當時有周禮魯禮沿襲不同或有夏殷祭名溷於時享字義互異何關鉅典乎禮緯云三年一祫五

年一禘百王之通義然以鄭註觀之不過魯之王禮耳魯禮三年喪畢皆祫祭於太廟如文公二年大事太廟於祫已蚤閔公二年吉禘于莊公於禘已速一祫一禘相距八年故僖公宣公皆八年秋有事於太廟二年之祫合有一禘在八年之内如文公祫後明年春禘於羣廟是也或并在一年如閔公二年四月祫五月吉禘于莊公是也其皆五年者如昭十五年禘於武宮昭二十五年將禘於襄公是也攷諸公有禘祫互舉者亦有禘

祫一遺者矣天子諸侯之喪畢皆合先君之主於祖廟而祭之謂之祫祭杜元凱謂禘為三年一大祭傳有禘祭而無祫祭之文則禘祫一也唯時祭則祭始祖與親廟不及祧主與大祭為别耳王制本文云天子犆礿祫禘祫嘗祫烝諸侯礿則不禘禘則不嘗嘗則不烝烝則不礿又云諸侯礿犆禘一犆一祫又云嘗祫烝祫言諸侯之禘不能兼礿唯一犆一祫而已註云礿則不禘者虞夏之制南方諸侯春礿竟來朝故闕夏禘禘則不嘗

西方諸侯行夏祭竟來朝故不嘗嘗則不烝此北方諸侯行秋祭竟來朝故不烝烝則不礿此東方諸侯行冬祭竟來朝故不礿也天子則每歲祫祭唯春未告成就親廟犆祭耳古者天子郊皆三年今特閒代舉之猶古者免喪而行禘祫之義董仲舒以為人子事親豈有閒年始舉之理然自歷代損益閒行以時亦無三年五年之別令官家每歲祫祭皆稱曰祫立春出主於殿雖稱犆祭其實祠禴之吉立夏立秋以告盛物乃合二祖祭於

大殿謂之時祫季冬卜日大告歳功遂合四祖祭於大殿謂之大祫祫皆禘也大饗配天又是郊禘之别義何足疑乎古今紛紛只是圜丘方澤分配天地始祖世父禘於祧室此足疑耳然自帝不襲禮王不襲樂本於精禋以格幽明天子所議鬼神率服又何不可之有

沈若木時初入會未領前説又問克復歸仁之旨某云某從來亦未見到此但見人有已便不仁有已便傲傲便無禮無禮便與天下間隔無已便細細便盡禮盡禮

便與天下通老氏云謂我大甚似不肖如肖蚤已細克己者只把已聰明才智一一竭盡精神力量一一抖擻要到極細極微所在雖外間非禮不能染着猶須如蕩滌邪穢一樣用工所以洗心退藏不墮沈潛高明之弊如是剛人實克到柔如是柔人實克到剛事事物物俱從理路鍊得清明雖視聽言動無一是我自家氣質如此便是格物物格致知知至耳所以天下更無間隔更無人說我無禮不肖便是天下歸仁若本云如此歸仁

猶在效驗上看耶某云不曾施藥自已康強克得一身日行千里如何說是效驗同時聽者猶覺愕然如未曾聞

張舋之最後乃云天下無人不說孔子吾門獨云孟子而下無一能知聖人據孟子所知聖人者高不過曰集大成曰聖之時早則曰不為已甚者不識當年及門諸子及親子孫乃謂賢於堯舜生民未有匹於日月比於天地誰見得是某云孟老自見得是舋之云他及門至

親晨夕領受豈有不是某云如此誰復能學夫子者譬如學天無可學處只說天不為已甚者天聖之時者也豈不親切必如顔子仰高鑽堅瞻前忽後如此說天又無可學處只得說博說約說文說禮如見日月星辰四時寒暑如其次序漸見天心耳如此亦却平易不為已甚也勗之云如此則堯舜萬鎰仲尼九千鎰之說如何某云乘高易呼他們心麄如何曉得

榕壇問業卷八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榕壇問業卷十九

詳校官中書臣涂日煥

編修臣倉聖脈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學錄臣蔡必昌

謄錄監生臣朱上林

榕壇問業卷九

明 黃道周 撰

乙亥春閩浦中諸友從墓下搆一講室久之未成五月入郡諸友復尋舊業初六日會于壇次謁晦翁畢坐定予云别久苦不長進今日何以教我者諸友閒然予云有一事欲與高賢商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此是幾層事幾層學問危邦不入亂邦不居有道則見無道則隱

此是何等人有道貧賤無道富貴恥也此是何等心事此處勘得透者纔見讀書有用不然到有求死不得去處洪兆雲琦云此當是學也天下有亨屯人身有出處兩者如風雨晦明起倒相逐要知吾身有不隨起倒處如眼前瞀亂坐暗室中或作夜行人提燈達旦都是顛倒為他一心逐物走鬧俾晝作夜如發風人了無明白徒為醒眼發恨耳善學人從此處見道信得天有晦明人有出處時時是學不為一切利欲勳名所亂詩云風

雨淒淒雞鳴喈喈又云東有啓明西有長庚正是這樣意思某云是看得極好林朋夔云説到學去想只是道子張云信道不篤人都曉得讀書只是一無所學亦有終年講學不識一道字識得道字真是入水蹈火不溼不移知幾其神應時則出任是經史盡灰猶然誦讀自在眼上不靠詩書胸前不靠事業更有何人誆誆得他詩云獨寐寤宿永矢弗告又曰委委佗佗如山如河正是這樣意思某云是都看得極好但某現前不知如何

是學如何是道耳
盧孝登因問好學善道二者合一功夫抑學是平居求志道是出世事業耶某云如是出世事業又學甚麽孝登云如是志上事何消從危亂否泰上著眼某云天下是道場學是科儀引身躲閃不得只有人信守不定便隨風落魔耳孝登云信守如何靠得狄梁公之事女主張德遠之扶衰祚巢許之遇讓朝務夷之遭鼎革此豈是信守不到又如李元禮范孟博樊英盧藏用輩豈是

不學亦成就他一種道理耳某云如是學道人於此再
開心眼盧云如道字看透纔於危亂否泰看得明白學
是學此守是守此天下身心别無兩道窮通興廢合鄙
明通某云此處頗閔低頭唐偉倫云篤信好學不是理
明識深如何便可出處無憾如王荆公一種人好學而
入於賊揚子雲一種人好學而入於愚皆自謂知道而
卒去道甚遠且如霍光金日磾皆未嘗好學而受顧命
行大事如其夙習者然似於此處有先一著法學道猶

是第二義者某云誰受此說王荆公揚子雲總緣不學道耳金稅侯要於篤守上得力看他撲殺弄兒分明合道霍子孟不學卒以權死周亞夫木彊似父亦不善終絳侯沈識晚年亦與陸賈諸公往來長多少學問如要尋先一著當從何處著眼偉倫又云夫子為龍德一人曰無可無不可又曰天生德於予如此信守豈是學問得來今謂篤信兩語便括出處大事亦附會帖括如何便可施行某云汝想仲尼自信不死此不死處的是何

物上天生德未喪斯文從此入心發憤敏求百年苦短如何說是帖括上事凡世上搬弄聰明者切莫開口

侯晉水又云夫子此章分明是說學問畢竟說到出處上去豈學問在出處上見抑出處有主張纔顯出大學問耶某云出處是影子學問是正身道是燈日之光將身照影如是本身正受日光不須低頭顧問影子晉水云到有此影纔現此光逃虛就陰便別測不得今如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固為全身遠害然無則見則隱一段

與沮溺丈人何異今合隱見與危亂齊看纔顯得神龍無首潛躍自如夫子劈頭說篤信說守死又似為節概人立定根基此等定是何人想為平仲而上伯玉而下閔子曾參之倫某云都看得好若論淵源夫子平生亦不過如是

謝有懷云平仲伯玉固是恰到此處然易稱六爻變化其道光明天生聖賢將為世用且如堯舜在上巢許山栖明王不興孔墨載道必硜硜信守規治亂為進退豈

學道之正乎某云巢許量才自是不及伊臯孔墨量世亦是未成江河聖位下人於學字道字都看得明白不是草草也有懷云如管子天下才夫子亦許其人却浪試射鉤束身膠目到底成就只是小匡豈三十年與鮑子講明者有未盡歟某云他也學道他亦篤守但是恥根充擴未盡如是此位中人羞稱五伯仔細看他總有功名富貴之心

呂而德又云出處學問之大前賢未必盡然如二王二

龔李杜陳竇之流以匡時罹患林宗幼安子真君平以潛晦完身或因其時或因其位進者不得退靜者未得動各自有命豈關學乎某云林宗處陳杜之際名顯而不傷仲元學楊嚴之間道尊而無患表夏甫以土室安身黄叔度以優游師世此皆其學何云命也而德又云任永逄信托疾避世陳東韋月將出位納忠亦皆其時勢使然得之不因有道失之不緣不學據其篤守亦是聖賢中人必以為學道又似無當者豈篤守與學道意

義不同尚須泝合歟某云初無不同但看過去聖賢初無呆事留於後生孽頭信他孽頭好他只為此物兼善天下孟子云窮則獨善其身說一窮字更無去處信得過者荼苦如飴守得過者孤城萬里任是千部詩書不過是此道理兼善亦得獨善亦得只是不為俗物所敗耳而德云此處豈復可敗某云萬物不敗聖丹只有兩字功名是敗丹蛇蝎纏有兩字季路傳書亦篤信不得神禹嬰城亦守死不保也而德云孔子夏據經名儒而

委隨於安漢公荀文若紓籌善士而竭誠於曹孟德唯此兩臣天下學者唯此兩主天下無道譬如此時委身王室盡言効忠内扶主后之傾外折權奸之釁治亂持危有何不可而必以功名為嫌乎其云看得功名者只是看道不精看道既精自然於有道無道處領得十分分明而德云此豈可學而至乎魏玄成王叔炌亦是學人不能相幾於武德褚淵王儉非知道者乃能密契於蘭陵王魏出入危亂不以益愚淵儉攀附鳳麟不以益

智且如寇萊公之才韓穉圭之膽王子明之慧李復古之識此豈盡從學問中來耶某云呂而德多讀書莫以學道讀書判為兩事而德亦云極知善學不倦只是至道難聞

楊元實云至道既不可聞則嚮來信字學字守字從何處歸著道之深者莫過於易其大者莫過動天地而易云言行所以動天地也夫子說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想只是這箇樞機學到盡頭更無尤悔愧

怍既盡禍亂不生詩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更無甚出世入世至精至神的道理某云如賢看得極是此等道理不是富貴之先資亦不是貧賤之痼藥只要躬體不在言說之下耳

黄芢人又問學問經綸歸到危邦不入可謂明哲保身若亂邦不居難道袖手觀變聖賢道力不值危亂何處發揮且如春秋天下分裂此危彼安此亂彼平猶有退身轉步之處如今人天下一邦周流不得直要鳳鳴圖

現俟河之清人壽幾何勿論往事譬如建文南都正統
土木正是昇平之時禍生不測諸賢只領得守死更領
不得善道了如何學道又要守死守死又要危亂不涉
顯晦無閒某云夫子對原憲已說分明邦有道榖恥也
邦無道榖恥也人無甚可恥只做了富貴貧賤人於天
下無一毫重輕此十分可恥耳靖難之後為革除帷幄
者極多土木之變以逃回命官者不少否泰方交出處
變象偶一值之達人無稱也苑人又云如齊景曹鄶輩

豈皆無與學道上事某云齊景學道而未善曹鄘正命而未學王石炎崑蘭葛焚澤守正之士寘而不譚先是倭晉水問此等問學恐不是潛龍一流人如是潛龍已不消說出篤信守死了某初未答至是復問某云試問楊玉宸看玉宸云長沙安石非不學問篤信則未懷英子明非不善道守死則非看得信守不精則學道不宏易以確不可拔樂行憂違做合下事或躍或飛都從此起此章正明白寫出極好註疏葢出處大端必先

從不可拔處跕得牢牢耐耐纔於行違處看得淨淨明明見則有顯仁事業不至空疎誤國隱則有藏用手段不至純盜虛聲如云危亂不救自家亦有愧心蓴羮鱸鱠何足傲人天下何事賴此半邊漢子晉水云如此看得極是然必如夫子說學是學此信是信此守是守此語可相通乎某云神明堅定何微不通地位既登手眼自别信得確不可拔自然天下文明

劉賡言又問先儒稱荆軻聶政名忽荀息為守死而不

善道陳相許行篤信而不好學此八字殊未穩賴楊兄破之然如法見不入不居明是知幾其神則見則隱又是清明在躬不知夫子何故臨河而反猶且轍迹不窮豈是堅白之義與危亂相磨飛躍之神將天淵互用耶某云此義諸賢已皆商過信得過者千金不移守得過者百戰不奪只管讀書自然理會
是日晤對可四十人完義得四分之三洪兆雲老辣湛定極似陸夢鶴趙希五說學道善應極明淨林朋夔唐

伯玉皆於善道學守處發得通透奇至鄭孟儲尤詹茹黄君瑰呂而遠而德黄芭人劉賡美賡穆謝爾炌皆清峭高嶷盡刋諸軟語倈晉水謝爾載謝有懷唐君璋皆散朗玄清邈然象外盧孝登唐偉倫黄介俶羅期生黄太文皆含英吐芳比音廓序楊俊人茹荼載筆卓然遒舉張鎮樸歛英就堅語無剩義楊王宸獨製二篇連鴻雲表備覿諸作咸有其美獨某以寥落昬散筆研久虚着眼玄黄是為興歎耳

次義聊舉行素之旨此是某生平習譚無復奥義正如夫子所云繪事後素也天下事物稍稍著色便行不去只是白地受采受裁如水一般色味聲文一毫不著隨地行去無復險阻江河之礙富貴貧賤患難夷狄一毫著心便自不素便行不去素字只是平常戒慎恐懼喜怒哀樂一切安和常有處澹處簡之意如林類榮期拾穗而行歌黄覇夏勝雍容而講道管寧荷钁於遼東子卿啖氊於雪窖此景豈是現前做得亦豈是只行現前

之事人都為數箇行乎要作行事看所以差耳譬如富貴便行富貴之事如何去得書生開口便說三重九經袗衣鼓琴此如網大海魚豈有盡理要知山川自繪乾坤自素神禹之菲惡黃帝之創造一般意思帝舜一日正想要五采五音大禹便比之丹朱傲慢小小人家得一科第便思科第行儀所以行之不可終日苟識得箇素字夏行負陽冬行就陰冷飯殘羹備當法乘諺云小心去得喜粥自在釋道兩門正於此下自註奴僕耳

坐中有問四書三素各為一義者某云如何應云素位而行既是當前素定纔事後素又是素地受采素隱行怪又是探索鉤深如何分别某云只是此素耳素隱的人猶言長往把這隱深當本色看遯世以無悶獨立以不懼斷葷以齋戒秘泄以洗心此等人亂德作怪要使天下後世頂禮稱師又自家安穩不入富貴貧賤夷狄患難簿中自謂能轉移富貴貧賤夷狄患難四大簿子所以後世翕然宗之多少賢豪垂老半生嬾心苦俗便

墮他窟中顯看是素隱看是怪素原不居怪又自行了
如以正道律之豈曾行上半途以隱當素如暗黒漆紙
以現在當素如未染布以易當素如明月自明白日自
白海水自鹹江水自澹也又云如未染布却不是如當
鋪上現取褌衫耳
魏秉德云賁亦當素夫子卜得賁而嘆以為不正之色
何也某云賁不當素素非白也五色玄黄各有素在賁
主丘園白稱巽客詩云有萋有苴追琢其旅易曰賁如

皤如白馬翰如秉德云京房以五色不成為賁夫子以不黒不白為賁今當以賁為白乎某云賁有六爻唯白無咎素有四行富貴為難行之與色猶言之與動飾言飾動趾步為難易曰賁亨不利有攸往夫子之嘆蓋嘆飾也歎飾而存白故曰白賁無咎居易而惡險故曰行怪有述吾弗為之矣

楊峻人云素者緣盡色空所謂性也某云何處著此語性無緣色亦無空盡只是事事物物各有道理有道理

處都極平實耳峻人云從古帝王皆從心性料理唐虞之精一執中商王之制心制事周家之敬勝義勝此皆行素之實不徒是視若固有有而不與也某云如此看行素亦是但他說行素只是中庸如舜之耕稼周公之繼述只是本地風光再無神通變化常於闇然處看得文章成功自然巍煥難名耳中庸一書都說誠字誠是素之精髓素是誠之質地素如玄酒太羹繭栗藁本誠如七日致齋視聽無形再無兩樣道理

張元屏問素富貴之說載說苑孔子云以富貴為人下者何人不與以富貴敬愛人者何人不親是即今日行素守約之旨然如得位乘時制禮作樂享祖配天極崇高之務如何說一素字某云如有這箇想頭便做不得這樣事業這是外面的事水到舟移自然行去原他心地潔白精微豈有玉帛鐘鼓呈在裏面必如此說在貧賤時耕田鑿井負販荷擔自是本分夷狄患難如何說得斷髮文身鬼薪白粲也易說思不出其位只是不見

其人不見其身外道亦云當割截時如見有身便耐不得既不見身何從見人身見人見一路清明聲華平靜諸千種願一齊掃落所以天格神通鳥獸率舞自在行去不動風波元屏云如此說又太細了想艮不出位只是止字止如敬止之止仁敬孝慈信五者夷狄患難一刻難離修之常常便名為素素得盡時便名至善即此是止即此是行某云如此又細得好

劉賡美云素不願外此不願外便是執中擇中精一淵

源人世繁華只是喜怒哀樂搬弄精怪如嚮此中打疊乾淨七情安帖無一滲走漸漸看到無體之禮無聲之樂無服之喪此中包羅千天萬地信得泰伯仲雍箕子膠鬲龍逢比干黔婁榮啓與堯舜臯夔都是一箇人身一樣行徑如此簡易直捷在天地間再無險路再無夷狄患難富貴貧賤四種分别夫子以為如何某云某亦看到只是行不到行不到時只是空願空願便是外想外想便與繁華子一樣行徑

魏秉德又問篤信行素兩種學問都是學道看來畢竟退藏之意居多易說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不知識得易後方能退藏抑是以退藏體易且如密中一絲不罣何物可藏又曰知來藏往知來為神藏往為智此密中却是神智之府如何洗心見得神智出來豈是藏後長此神智抑是洗時神智便現耶某云古人初無此問今人難作此答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如金如錫如圭如璧秉德又云仇璋嘗言天下無道聖人藏焉河汾

則曰天下有道聖人藏焉天下無道聖人彰焉如此看來反一無迹則見者有所未能因貳濟行則隱者有所未可夫子以為是乎仲伯玉之間閔子曾參之輩不知河汾叔度能遂至此乎某云河汾言行已近聖人適魏而反聞隋而嘆覲其出處可謂知道其季札子産之間乎叔度言詞不甚表著有兄伯庸哭母而亡遂獨廬墓三年乃下揚綏於魏乞食於秦如此似非忘世者昔人擬之顔子無德而稱大約是好學善道河汾魯衛之倫

羅期生因問古人謂能盡語言飲食之道則可以盡去就之道能盡去就之道則可以盡生死之道此中巨細深淺如何齊豁且如此意不過適可而止耳恐聖賢所篤信而學之學而守之不止是如此某云如此看來篤信甚難也夫子一生只是箇時字有人說時字可盡聖人我便不信即信又不篤篤信又不死守了如何能見聖人之道夫子自言天下何思何慮日往月來寒往暑來只此往來是神智之府鬼神之撰無一人信者何況

能得聖人一言一字奉之終身膺之勿失乎道字且不須譚只要好學好學力久此理自見

戴石星因好學之論問云有宋諸儒學道淵源當以濂溪為始濂溪可比得河汾叔度乎某云河汾叔度處於亂世濂溪生於明時致用不同才具各别若論所學原本一也石星因問王荆公不可一世嘗懷剌候濂溪三及門而三辭焉遂反而求之六經濂溪知荆公自處太高欲少折其鋭不料反成其執拗嚮令坐于光霽之下

成就或有不同某云是或不然恐是濂溪門人尊其師說或是程家門人歸咎濂溪也邪恕常言茂叔聞道甚蚤王安石為江東提點刑獄時已號為通儒茂叔遇之與語連日夜安石退而精思至忘寢食時安石年四十茂叔年四十四矣謝無逸亦云荆公子固在江南議論或有未決必曰姑置是待茂叔證之然荆公四十時在嘉祐初年試館職不就出知常州為度支判官與濂溪知南昌時各不相值及在潯陽濂溪葬母時荆公與旅

出執政移家金陵初無講論明道半山少濂溪不過三
四歲不在弟子之列如何陶鎔得他石星云謝上蔡執
贄程門從旁隙處安適數月豁然有省乃領明道言論
判公三候便歸自是根器不同某云魯雞鵠卵亦是形
神迥別

劉賡穆云前日嘗云濂溪未嘗識性今日許他為河汾
叔度一流人得無已過某云河汾叔度時未有空門所
以識見不差當時釣徒牧豕者皆有荷蕢石門之風濂

溪從禪門悟來才具各別虞穆云此事豈有門風某云清明穀雨時日不同又云吾輩不要方人只管本分上事虞穆因問前日講一貫是知至對針今日說忠恕是誠字註脚兩番拈出極是分明不知知至意誠亦與此同義不某云虞穆極細心吾每日說此無人收管此元本契書交付凡處也凡意不誠總繇他不格物不格物所以不明理謂萬物可以意造萬理可以知破如到不造不破去處生成一箇龍蟠虎踞不得支離漸漸自露

性地所以説是物格知至賡穆云大學為何說心説身説意説知不説性字某云且喜嬰兒不識果子便説桃説李説棗説栗如識桃李棗栗依舊笑他果子兒且細細分別此心此身此意此知果是何物絶不要説三界唯心萬象唯識也

呂而遠因問中庸一書明物是性直從萬物歸結性上説出莫載莫破一畨道理如何歸結到天地夫婦上去某説易言乾坤只有兩物為萬物生始萬物只有兩物

為夫婦根宗兩端中間只有一端兩便莫載一便莫破戒慎恐懼不覩不聞千知萬能都此端所造易曰言行所以動天地也曾子曰夫婦會於牆陰細密之言或知之者矣格物工夫從此造起明體漸露漸漸光明漸到日月霜露之外漸到天地萬物為一所謂知至所謂意誠也周濂溪云動而無靜靜而無動物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神也物則不通神妙萬物如濂溪此語猶是未嘗格物天下無無動無靜之物有常動常靜之神中庸

一部說天地夫婦鬼神通是此物知獨者該萬知萬者還獨知一者該兩知兩者還一如是格物工夫只從兩端細别立剛與柔立仁與義原始要終知終知至只此知能便是聖人之所斂袵鬼神之所彈指矣

蔣仲旭云夫子說潛龍不拔似于信守之意居多乃乾坤二卦稱用九用六陰陽通復決無成體不用之理乾用其剛反以柔坤用其柔反以剛顔子問為邦季路問行三軍兩者皆有意於用世不知回是用柔路是用剛

抑回是用九路是用六耶某云如此問得好若論顏子自是潛龍夫子引他到無首上去季路自是戰龍夫子引他到永貞上去顏子未到無首不失其初季路未到永貞不失其終皆是夫子變化之力仲旭云如夫子者當是何龍某云七龍皆備仲旭云戰亢二龍豈宜安於夫子頭上某云高而無位其道窮也非是而何仲旭云近世儒者皆稱惕龍如此當是八龍咸備也某云君子當龍賴有君子領得羣靈不然只是飛潛之長看他說

坤上下猶未離乎其類也一語極有意思

林興公問如何說未離乎其類也某云既知是君子便有聰明睿知之心既知是龍便有風雷摶鬬之勢知是鳳麟泰山亦有鳴圖封禪之想矣聖人變化隨時何類之有無類故無首無首故不戰不戰何悔故曰唯聖者能之

興公云人氣質不齊相離甚遠如顔子天資合道年三十時便與夫子相似夫子自志學來直到五十始知天命程逐如許迂折豈夫子亦有氣質之累耶某云

夫子開闢之手顔子守成之良如何比倩譬如神禹疏瀹亦有九載功夫何况仲尼開鑿人間未有之業
黄介㑹云仲尼只是素分事業如何說開鑿人間未有某云如此素分直是天地描繪不成介㑹云如此則與素隱有何分别某云素分是行道素隱是入隂入隂之與行道何啻萬里介㑹云聖人猶說成名疾名不稱易便說不易乎世不成乎名古之至人遑遑逃名匿影如陶回友重華而稱之者不逮巢許牛牢交丈叔而稱之

者不逮子陵龍丘萇遯世力耕不仕新室而稱之者不逮梅尉武攸緒賣卜長安不附女主而稱之者不逮天台道士達巷黨人説夫子無成名夫子若不敢當者豈是易道甚大聖人常若未能耶某云成仁若難成名有何足計勿論上古自宋元禍亂以來潛鱗逸羽豈復可盡蘇雲卿才具大於張德遠而聲譽不及德遠陳壽翁學力深於吳草廬而聲譽不及草廬趙仁甫行誼高於許平仲而聲譽不及平仲黄楚望機悟過於劉青田而

聲譽不及青田此皆並轡聯鑣猶差池若此況於韜光鏟采不屑人世之務者乎

王千里又問四書每說聖人一曰從容中道一曰大而化之一曰遯世不悔不悔兩字可亦是從容造化不某云此皆非人所知徃常誦説知進退存亡不失其正便是聖人上交不諂下交不瀆便是知幾知幾其神為此兩語沈吟半生未嘗理會

唐伯玉忽問皇圖三乘二十六萬二千一百四十四卦

咸統過倍五十三萬一千四百四十一卦一是河圖一是洛書予某云何偕來之衆也伯玉云既如此說豈得不明某云他兩家只合就一百點無人明者如何說許多事務伯玉云極天下之至賾而不可厭也某云此猶未極耳伯玉云前日對林巍忠以書配卦以圖合書今日何以不舉某云試舉看伯玉云朱氏啓蒙以書配卦皆依宓圖今配出震齊巽又是後天文王之序某云汝見文王異於宓義耶伯玉云既依後天則離九艮八兌

七乾六爻何所取豈是圖象生成隨取三天皆可分配乎某云聖人做事整齊神明所定點畫不移誰敢撒手伯玉云每見皇圖中參差出入先後中三天亦與古人頓别以故讐校不能盡合某云此非要事如看得不合亦且寘之不必深求伯玉云如洪範中所有云一極所虛六極所窮攝於九十寄閏歸餘此是明白正義可得聞乎某云此亦不須說古人有學問思辨的工夫此等問辨皆先要學思把載籍中圖書爻象思量十數番纔

參近說證之則自然契合不在言說之下伯玉又云先天卦位自復而頤以為至始便該納虛如堯典冬至始於虛度也今既納箕則度數之差已去十卦何云納虛某云某不會說納虛納虛者餘分所積寘於空道耳步推因時自以天行為主豈得近舍天憲遠蒙古書耶已有别譚不須更說

又云前賢讀書以度數名物亦為末務不必勞苦費心此為下根開便如漢人以此為至道則亦不同只要理

會梗槩見他廣大高明中間無盡足見聖人憤樂之始張勗之云吾徒且未與此事只見日來言論實難荷承昨日說宰我是言語之科却忍罵忍痛發從井短喪之論使千古疑關的有證據極是巽心近日仁禮兩字講者甚稀晦翁欲集三禮大成有所未及吳幼清論次稍定又多所滹遺不能詳合吾漳素秉家禮近日期功之喪亦鮮有修持者不知仲尼之哭司徒敬子蘧伯玉之請夫子攝喪頗括之服虢叔昭公之喪慈母與孔門諸

雜記平居皆可詳說不葢某時有期服已四五月尚腰
經肅容故昺之及之某云此平居都可不論然如三禮
詮次極是學問中要緊工夫乃告昺之云禮書經緯蚤
欲講明幼清所裁粗有端緒久已分類引伸但日用疏
澹未能繕寫耳曲禮以毋不敬發端此是頭篇不可移
易檀弓記諸禮節之始未應便為曲禮次篇賈公彦謂
儀禮王道之本周禮王道之末此亦不同儀禮所存未
必精於戴記周禮所用歷代尚有異同然其說可義起

也今當分類立例各自為上下二篇曲禮內則少儀宜合為一類以為初學持循之矩所謂禮始於家猶之小學王制周官月令宜合為一類以為明王致用之效所謂禮行於國猶之大學郊特牲明堂位明堂玉藻祭法祭義祭統冠禮冠義昏禮鄉射大射射義聘禮聘義覲禮公食大夫士相見諸侯遷廟釁廟朝事公符宜合為一類以為吉禮喪服大小記雜記士喪服奔喪夕虞饋撤服制宜合為一類以為凶禮有此四篇而經統稍備

猶易之有上下經彖文言也學記經解緇衣儒行坊表記仲尼閒居文王世子武王踐阼衛將軍文子小辯用兵小間宜各為一類樂記禮運禮器曾子問主言曾子立事本孝立孝大孝事父母制言疾病千乘四代虞戴德誥志子張入官盛德宜合為一類此兩大篇悉本於聖門之雅論猶易之有上下繫也間取夏小正職方諡法易本命自為一編又取檀弓考工司馬法弟子職各四篇終焉猶易之有雜卦傳也如此則整齊完備上下

分明多不過百篇少不過八十一篇而禮家經緯從此大定矣朂之云承此極是大事然易以孔子釋文王周公故可分別上下今如曲禮儀禮雜記或多聖門高弟魯門之所記録而推為前編以夫子曾子之言綴於下卷可乎某云都是聖門所記取其義類相從耳萬事都可燦見錯出亦要整齊至於禮書尤宜詳整也朂之云篇中二戴尚有重複事例亦有異同者如何某云此不過略為删定吳幼清亦嘗删過但未詳悉耳至於漢儒

傳註都是禮數曲折所繫未可泛删見今人讀書不知賈王馬鄭是何貫籍直可一嘆也凡禮貴損益三代之禮不可俱存然至聖人餘言寸珠尺玉安可一切删除而寳其敝蹻乎杞宋足徵備於三代周官儀禮確所當行惜吾冷落未能旦夕就草也朂之云此事鍾當與二謝共成之但要删定重複去取註疏不過歳月之間如周官者篇帙尚多疑信各半想當孤行某云孤行亦自可但去古既逺義類相從及今不取後必有起而惋惜者

勗之云如逸周書豈可憑據既取他職方則王會時訓何不并存某云寧過而存亦當存其無弊者耳勗之云如此裁定只有七十六篇某云間有大篇自為上下如曲禮檀弓喪服雜記之類斟酌自符

謝爾矦因問前日朱季又問樂律何以不答某云彼事難言徒使人逐末自瓉耳又云勗之鎮樸屢問詩傳何以不說某云都說過爾矦云鎮樸問三體五際淵源差殊勗之問毛傳朱序是非得失都未盡譚某云五際之

義若昧若明在三易圖中屢屢說過三詩本序斷自從時又何可說當毛詩未出時雜說甚多即如關雎皇華騶虞鼓鐘柏舟芣苢賓筵采薇已不勝異說及後左傳儀禮金縢孟子諸書咸出以毛傳攷之無不合者然後大行朱詩最後出又參齊魯韓毛兼用其說如關雎取匡衡柏舟取劉向笙詩取儀禮抑戒取國語賓筵取韓詩與毛出入者十分之五大指謂四家詩傳皆無的據故據辭論義耳士君子不欲盡掃前人又不欲依違去

取元晦既已作此何可廢乎爾𠤎云夫子欲放鄭聲而鄭聲俱在孟子云迹熄詩亡而春秋之後尚有國風此最堪疑某云此亦有理鄭非淫詩而音節近淫勸戒所在義不可删雅詩雖亡而遺風尚在詩序所傳間有可取爾𠤎云楚澤膠舟下堂見侯如此豈有陳詩之事乎鄭志所存魯府所誦樂工肄及是非一音則雄狐之作不必指為齊襄楚丘之編不必傳為新衛木瓜既非齊桓之仁二舟亦非衛朔之義黄鳥既非秦穆之嚴阿丘

亦非許女之智凡在春秋以後皆非古人之風如以孟氏為本則齊魯韓毛皆可廢也何又取其豹斑文此贋鼎乎某云時代既久寧過而存瓜蔓已半何忍重刪留此數言以待來者耳

是會謝爾炯爾載實為主長汀劉余二生初在坐未有問難爾載方欲發問又中止劉兄金鼎因問天何言哉時行物生倘是夫子要無言則是夫子以天自許了天分明是無言的夫子分明是代天言的夫子提木鐸之

柄作有口之天固以此言鉤子貢之問好發大意耳後面說出行生正是天言處天以行生為言夫子以言為行生豈有兩種某云亦說得好但夫子自云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又云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他日又云吾之行事在於孝經諸如此等豈在言述大畜之卦曰多識前言往行此是言述之本反卦便是無妄曰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此是無言有述之本不要艸艸翻題立論

余兄長祚又問默識章說不厭不倦何有於我與我無能焉一樣語意所謂分明香在梅花上看到枝頭却又無也及仁聖章又以不厭不倦作承當語子貢又以不厭不倦作仁智解此是何說某云看到枝頭却又無分明香在梅花上諸友莞然一粲

良父謝爾載舉孟莊子之孝一章來問云君子學問要篤信守死曾子亦是篤信中人深於至道何故忽誦夫子之言以不改父臣與政為難能也某云兄何所見爾

載云當時晉為雄長季孫專命想有許多難處之事要
將獻子臣政更端一番經言資于事父而愛同資于事
父而敬同莊子於此定有不為利誘不為威屈者某亦
嘿然良久乃云莊子自是賢者塞海陘而還可以為武
斬雍門之楢可以為義有此兩功可以執政而退處于
季孫之下臣亦不改政亦不改猶然大夫也季武子以
孟孫之勲自銘鼎鐘以為令德莊子若無知者在諒陰
之中一盟于向一再伐邾皆是獻子故事不與武子分

功退處下人極是高識爾載云魯既屢侵於邾明年庶其來奔季孫又多賜其從者莊子寂若不聞此亦是一段難事某云此却不是改臣與政亦不是繼志述事看他俘齊之後季孫多少張皇報宋而還公為賦南山有臺之章如此幾乎改王孟孫澹然自成父志而已是年四月鄭公孫蠆卒以伐秦之勲晉侯為請於王得賜大路蠆以伐秦得賜大路於沒宿以伐齊得鑄鼎鐘於生莊子身為首功而怡然若素聖門崇奬謙讓不以才能

為高雖雍門海陘之事推成父業難與此事比德故夫子之歎難能猶子反之稱不伐也曾子極是讀書告成之編只有此人執筆豈可草草看作無改父道如孟莊子少年便識聖人這箇意思亦應是改違不得爾㸤聞之亦遂釋然以為丘明記事與曾參載筆果然去聖未遠凡在會者以此一會講論最多

榕壇問業卷九

欽定四庫全書

榕壇問業卷十

明 黄道周 撰

謝爾剡兄弟既詮次前業爾載時多山居剡泉禮石自以懷來未盡重紀後期首問顔淵爲邦之義某云此義亦曾說過爾載云初未曾領上古來都無講論只是虞廷諸人大家講貫遂爲西晉清言宋室理學之祖中間兢業兩字是大家總意所云亮采有邦無教逸欲有邦

正謂有邦須加幾分問學耳今人便謂有邦只須為政不須問學此如子路使羔之意與顏子大不相同夫子答他大要如皐陶所云庶績其凝無教逸欲者耳危微之訓細及無倫豈便是放鄭遠佞之所能了夫子奈何以放遠兩語便了精一之事某云此處致精便無不一此處看危便無不微孟子所云兼三王施四事正是這箇意思爾載云孟子體用亦曾到此不某云孟子書中正與此表裏顏淵問為邦從三代說到春秋公孫問當

路從三聖說到仲尼雖是體用大小不同而師法制度
遠近源流燦然可見爾載云是如何某云仲尼祖述堯
舜源本在堲讒允命任賢去邪自家作用隳費誅卯居
然有流共放驩手段所以末路叮嚀鄭聲佞人與刪詩
作春秋一一同意是仲尼素分萬世有邦的師法制度
孟子祖述仲尼源本在息邪距詖放淫正行自家作用
闢楊直墨居然有隳費誅卯手段所以末路叮嚀敬陷
離窮與放鄭聲遠佞人亦一一同意是孟老素分萬世

為邦的師法制度管夷吾晏平仲皆不得此意所以末路君臣同受此禍令人不解只說霸之與王分量迥別耳夫子自家一日浩然歎他器小暗暗指出不儉不知禮已與顏淵克復同旨但未曾明言他身上有淫佚一路耳孟夫子當路豈肯如此爾載云夫子刪詩尚存桑間濮上之音春秋不明書鄭翩宋都之事似於此處亦有寬假用法不盡處某云溱洧鄭衛音節和靡剛腸男子藉以怡顏如鼓鐃之有絃管是宣導之一助且他多

是諷刺繹之可思聞之不怒愿臣慈友藉爲美談豈必人是淫奔乎旱雩點佞間有是理不必盡然公羊所道經不盡書聊用存義耳如夫子行事接淅於羣婢破斧於聞人豈有一毫寛假莫爲文字所疑爾載云伯夷伊尹柳下恵於此處如何其云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正是三聖爲邦的制度與孔孟無纎毫之别爾載云三代淑世都是禮樂政刑兩字只是末流汎濫所不能除夫子説出放逺已是政刑與禮樂合同而化

處某云此處只關君心便是中和爲禮樂之本詩人所譏蝦蝀尚書所序雨暘爲此精微藴於氣機之始世間多少沴戾風霾緣此擄作不關政刑上事也

黄介俶云治定功成聞樂知德如行夏時乘輅服冕後無復許多憲章只是天子飲食登降推於祭祀燕享無時無刻不是樂之作用到此處喜起賡歌不得不變爲稱觴舞蹈雖帝堯之時亦有共工比周丹朱慢遊雖帝舜心上亦有欲觀五采欲聞五音的意思正是聖賢於此處加一

倍工夫耳可亦有憂盛危明之意不某云憂盛危明到在事業上聖賢爲邦但作自家學問克治身心也前日魏秉德過此略說一番亦同是此意只謂堯舜不與尚有克治工夫便覺終日有乾乾之意如何說無爲恭己某云於此處正是無爲恭己與天同運也

又一日洪尊光問至治之道誠人和神莫大於樂二典首篇只說勑幾唯時摶拊賡歌便是此篇綱領如春秋詩易亦同是夏時及韶舞兩義如何以殷輅周冕同作提綱嚮時曾

說書經二典本天三謨本人禹貢本地想夏時殷輅周冕亦同是此意某云漢儒只看此三者為忠質文之本舉一類餘耳尊光云如此便何以該括至治某云夫子嘗云服荁倚杖者無組繡之心孟子云服堯之服誦堯之言是堯而已人主患不以三代為心如自帝王以降差擇事事要最當而存之便是精一的意思尊光云如漢唐以來雜用秦人官儀亦何損吏治劉歆要行井田制周官都不效今世歷代都建寅為正何嘗雨暘時若

農政克舉也某云孔顔意思只說禮樂是治世之要方
中和是禮樂之本命雖聖人有淫佞之心風動亦成波
靡耳雖末世保得前朝法誡天下亦可百世長存章帝
嘗云吾自有法度與宣宗同意雖一時匈奴來朝呼韓
稽顙不再傳而中璫禍作漢祚遂衰晏子之麋鹿懸厨
夷吾之獒狗嚙猳皆是此處看不明白耳尊光云如此
則只說放鄭遠佞豈不明白入著四事何用還是三才
之原實有所取不某云璿璣玫齊山車垂鉤乾爲元首

此是三家受命之符布和重農軌地立助章物服采此是物類遞精各有始末差擇相從如封建之後而有郡縣肉刑之後而有鞭笞皆監前酌後義所當循只是伊於三才三統之間卓有領略不比後人綿蕞耳尊光又云鄭聲佞人是夫子當時事夫子明把列國以繼三代因而去取其間不是尊古而畀今亦不是尊王而斥列國也不知夫子何以不舉溱洧淇頓之事垂為法誡且如鄭國分於東遷之後東遷後既無詩何以鄭聲獨著

於時豈在周前已有鄭樂或房中所用如四方音部不在列國之數乎某云新鄭在西京之南四方商旅所聚驪戎之變鄭人與焉王子多父遷於虢鄶之間雖為建國之始而聲音風會生於水土不關人也如論詩則衛人之詩多淫於鄭者矣尊光云春秋紀翩儋之禍為佞人要證此與鄭衛同時至暮年始筆之於書夫子蚤歲便著此訓得毋為女樂犂鉏輩發此鍼灸乎某云千古同病何獨爾時

林興公云王陽明說顏子於為邦處本原已備夫子特恐

其度制文為或有疎略故就他不足處說始皇雄力足駕百世只為建亥不行夏正鼓缶烏烏卒成敗亹漢文德量足紹前王只為襲秦之制未遑禮樂不幾至治此是如何某云試看顏子不足處果在何處秦皇漢帝所不足處豈在正朔服色耶前輩破綻勿復推尋興公又云前日亦曾講過顏子不違仁豈有鄭佞在傍而煩鍼砭某云素王素相只是帝王睟像冕旒秉纛俱現此照豈關自身孟子云後世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正是孔顏論義

蔣仲旭問王者代興自有典制或本天道或本人事不相襲也如殷以金德興其德尚白金生於土貴所生者而建丑正周以木德興其姓從蒼木生於水貴所生者而建子正又如五勝之家推周為火則宜建寅不宜建子矣今如周詩皆建寅而左傳獨云建子夫子舍時推冕則周之建子無疑不知周公何以不主建寅之說而夫子何以豫為繼周火德之統且如韶之紹堯武之止戈本於人事叶於功德一代興革自有一代禮樂豈可

襲他人之樂聲自已之德乎今如夫子所云只是隨時絲酌要於美善而已於五帝不襲禮三王不襲樂之説何居某云五德五勝是漢儒習譚放伐禪繼是聖賢同揆尚有其德時位相逢何足疑乎

侯晉水問有天德然後可行王道顔子有天德夫子乃教之王道是不某云皆天德也晉水云王道本於無欲又云可言王佐君相兩人孰為要緊某云一様要緊晉水云末段放遠歸結無欲既不是明刑弼教又不是

憂盛危明於為邦上如何取用某云事事用著晉水云夏時四件似是復禮放遠兩件似是克己孰先孰後如何下手某云一齊下手晉水云如何得一齊下手某云布和率天軌物率地服采率人三才之原何者不正既然三正便絶萬邪既無一邪自然衆正晉水云此不籠統些某云敬天敬地敬人敬身周公所仰施四事仲尼所兼用二柄又云克天下已易克一身已難復三代禮易復自家禮難王文成云克已是復禮工夫某云放遠是禮樂根本

張昪之因云放遠淫佞自是禮樂根本不知鄭聲佞人兩者可有先後輕重之别否某云亦一樣昪之云王荆公常見晏元獻小詞笑曰以宰相作艶詞可乎平父曰偶然耳吕惠卿遽云為政必放鄭聲王平父答曰放鄭聲不如遠佞人小説家稱為惠卿問平父吹笛遽作爾語為平父所折司馬温公讀漢史至釋之論嗇夫利口乃曰孔子惡利口之覆邦家皆指惠卿也漢廷平津每每獻諛然猶貌為質訥丁謂在上前辯論極可觀聽李

訓鄭注以章布動公卿二惇三蔡以文學希主眷流液所點蒼素易形簧舌所噉龍雷改聽如此小人何處别察得他某云佞者必淫慝之云王安石盧杞固不淫如何别察他某云他何嘗敬天敬地敬人敬身有淫志者必有邪行有邪行者喜人媚已喜人媚已極是淫人也慝之云聖世堲讒重於傲慢佞人禍敗著於覆邦夫子特於佞人之下繫一殆字極為親切某云如是看得關繫極好要如虞書所云罔遊于逸罔淫于樂罔淫朋于

家如此省身雖有佞人何因得至於側諸賢議論漸廣乃復寘此以商次義

謝爾載云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雖不離是喜怒哀樂然物性不齊如何都盡尚書說上下鳥獸魚鼈草木咸若想是制度盡善與聚勿施都在自家立達上體察得去決不是自家性地上包裹一番也孟子說穀與魚鼈材木都是經制實地做去如肅乂哲謀聖雨暘燠寒風一一關應在皇極分上亦有界在氣質情識路上者不知如何充擴得去

如何得一一比於中和某云性涵動靜只是中和任他萬物無情無識有氣有知都是中和生聚得來著變得去中和藏處只是一獨如萬物歸根蟄伏時候箇箇有戒慎恐懼的意思中和顯處只是一節如萬物專條生育時候箇箇有議度數制德行的意思無過不及不驚不怪雖虎兕龍蛇蜂蠆鬼蜮於君子性上有何隔礙凡此理極是尋常只自家性地看不明白耳自家性地看得明白比人照物動靜一般自然喜怒不傷哀樂得度萬

物伏藏與他共獨萬物𦾔變與他同節雖有氣質情識種種不齊都爲性光收攝得盡此理朗然與外道傍門千里萬里之别爾載云如此則不煩作用也某云作用是性光包羅是性體如說中和則無復體用分處

羅期生云萬物看來只是好生惡死天地亦是生物之心孟子說盡心知性想此好生之心充擴得盡便是性體與天地一般某云此處極是但有不同凡物有性有情有命好生惡死是萬物之情方生方死是萬物之命或得

偏而生或得偏而死是萬物之性虎豹之有慈仁蜂蟻之有禮義魚鱉草木之有信智具種種性與人一般只是包羅充擴全藉吾人大壯說天地之情无妄說萬物之性天地乘時無一非禮之動萬物純質無一詐偽之萌人能盡此兩端便是參贊手段期生云堯夫觀物以性情形體飛走草木水火土石日月星辰易詩書春秋錯綜盡變不知上古聖人盡性踐形可曾如此不某云十三聖人仰觀俯察服牛乘馬效圖法龜近身遠物何

一不如此但未嘗如此配合耳堯夫此種學問亦從洪範得來世疑洪範傳為劉向杜撰不知前漢常有此說雋不疑闕下之言是其左驗也期生云譬如著龜之性云何某云此亦天地之精偏於信智期生云折蓍剗龜其生已死而性安在某云性是天命生是物質物質雖彫天命不死如是情者則菀枯開落與物同盡矣期生云先儒稱聖人能一 萬物之情何也某云情是性之所分情自歸萬性自歸一性是情之所合

黄中問五行統于極五德統于信易稱元亨利貞統之以乾則信納于貞之中中庸稱容執敬别統之以臨則臨歸於乾之始矣乾之義可通於臨而臨之義不該於信將無謂中庸通體說誠故以誠之一字括於聰明睿知之中大易通體要誠故以信之一字藏於乾乾無息之内乎某云如此看極精微見得中庸一書與易同撰率中又云大學說文王五止與尋常五德為何不同某云此是一部河圖洛書也率中云如何說是圖書莫是尋常生尅不甚

云亦同是此意但與容執敬別不同耳林朋夔前日問洪範中意義某云生者是父子一六三八二七始於西方王季文王武王之事尅者是君臣二七一六三八終於西方是帝乙紂文王周公之事也君臣為經父子為緯國人通之此是一部河圖一六二七趨於西北九四八三趨於東南此是帝乙紂周公名公之事一九二八三七四六分於八方此是豐鎬岐豳郟鄏澶澗之事君臣為緯父子為經國人通之此是一部洛書也凡聖賢

立言無一字苟簡只是讀者察别不到耳率中云如此看則廢郤五徳四方之說耶某云天命當身何者不值信誠當中縱横有合變化鬼神何遠之有

余錫侯云孟子說親義序别信又說仁義禮智聖人信之一字出於禮書聖人之義出於洪範兩段分圖分書却於生成數上指出長幼夫婦賓主賢否似於吾門所說更為微密耳信在朋友與國人同義此指五十而言天道在聖人不與朋友同義此豈專指五而言乎某云合看皆明分看

亦得實體於身自然有變化而行之事錫侯云如此則聖賢何以屢說五德不說圖書某云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錫侯又云中庸言盡人性能盡物性聖人教人自盡其性尚有庠序學校宴飲射祭颺承庸威以匡其不及如物性不過撙節愛養之耳如何便盡得其性朱晦翁云知之明處之當豈是盡性前頭便有格物物格之用耶某云不格物不致知如何說是能盡其性盡性亦止是誠誠便物格物格便知至致知格物是明

誠之義物格知至是誠明之㫖錫侯云如說誠之則只是無妄未能窮理易說窮理盡性以至於命還如晦翁所云即物窮理至於豁然之時纔與天地同覲綦云即物窮理亦只是無妄上真積加功周公之驅虎豹犀象與后夔之舞鳳凰百獸只是真誠更無方術論他學問亦無精麤之别

王元槐云宋儒說窮理即是盡性實事陽明說道問學即是尊德性工夫此處有空有實佛家只是空耳又說如大藥樹

上枝上葉中枝中葉節節不同此又於性中看得差別甚大
今身軀上下不過七尺臟腑榮衛要盡別察尚且不能何況
萬物之性古今唯神農之咀百毒軒后之覩癥結皆別有神
明非謂先觀自身後觀人身隨察得庶物也如盡物性者須
如宓犧仰觀俯察譬如天地造化一般一草一木一鳥獸皆
如親見别其名狀不知周孔而下誰復至此某云形象不
同性有何别孟子以色白差等只是闢生之為說耳龍
蛇自放於菹虎豹自歸於澤木竹自宜弧矢牛馬自解

服乘此極易曉也所難曉者只是不睹之睹無聞之聞有形有聲驚天動地此處一物未能别察切勿學人絮絮叨叨

劉賡穆問中庸說盡性孟子說盡心如何分别朱晦翁說盡性是盡真實本然之全體盡心是盡虛靈知覺之妙用如此則性是心之體心是性之用盡心是知性功夫盡性是盡心妙悟語下分明盡性是知盡心是行矣及解盡其性則云察之由之盡人物之性則云知之明處之當如此都兼知行嚮答余長祚云只是窮

理於無妄上真積加功人云盡性前頭有格物物格之用如此則是知其性者盡其心也盡心在盡性之前猶格物在知至之前須是靈覺併用乃實體徐呈此是明誠之義如孟子說却是知性自然要盡心猶中庸之盡性自然會到參贊田地所謂誠明也兩義得無差殊不某云廢穆看書極細盡性是萬物同原盡心是聖賢獨著强恕而行是明誠工夫反身而誠是誠明田地此處合併只是一理歸結只是一命命在各正之原理在

分殊之内貞觀則各正同原貞明則分殊不别所以易說窮理盡性以至於命難說貞觀是悟貞明是修盡性是知盡心是行也若說盡性是明誠本體盡心是誠明工夫則語意渕然可會賡穆云如是則依晦翁所云盡性是盡眞實本然之體盡心是盡虚靈覺知之用也某云晦翁老成自是不錯賡穆云晦翁說盡物性云知之明處之當如要知明處當則舟車人力不到之地霜露日月亦有時虧安得一一裁成得盡想此只是過化還

有存神所在使人物各正人物不得而知某云嚮對爾載說極分明靜時與萬物守獨動時與天地同節一箇中和包裹萬有一部中庸同是此意不是中和則誠字善字更是何物夫子說盡美矣又盡善也明是明此誠是誠此此處更無一物走作閃漏過此以往只是順受湯旱堯水亦自難齊却漂爍堯湯心性不得當堯湯時亦無一人一物怪堯湯心性不盡者即此便是窮理至命的樣子賡穆云晦翁於此似有不同某云晦翁亦不錯

黄介傚云人爲萬物之靈乃物亦有靈於人者麟鳳龜龍不論如鳶知風鸛知雨鵲知歲燕知戊巳物性反靈於人又如鹿友豹廉鷗信鴛思善性不減君子聖人如要盡性却是兼舉該備任他靈者分其一得善者得其一支各到盡頭無有滯義慎獨中節豈能盡體諸撰乎某云聖人盡性只是中和中和則百靈咸歸萬善備足譬如夔樂倕工離明輸巧布相基射趙算管卜聖人豈必與之爭馳又何必該其慧妙乎魏秉德云盡人則

能盡物中庸說得廣大犬性不猶牛性牛性不猶人性孟子說得精微此是兩家相救抑是合併道理某云古今唯有周孔思孟識性字楊荀周程只識得質字告子亦錯認質字耳易云繼之者善成之者性善繼天地性成萬物繼天立極是性根上事範圍曲成是性量上事善是萬物所得以生性是萬物所得以成猿靜狙躁貓義鼠貪鷹直羔馴雁序雉介此皆是質上事不關性事如性者自是伊得以生伊得以成入水入林能飛能躍

的道理此是天地主張不關品彙能盡得天地主張道理何患萬物陶鑄不成秉德云此便如太極未分時候耶某云分後仍是此太極三百八十四爻只是兩畫所變其不變者雖四千九十六卦顛撲離合依舊圓成

王豐功云未發以前性在天地之心已發以後性在萬物身上自家胷中有何生成安頓天地萬物去處某云未發前性亦不落天地已發後性亦不落萬物只是自家看得天地缺陷萬物顛踣便惕然如墜性傷生一樣此

是我自家繼成本色豊功云如此則是心也云何是性

某云若無心如何認得性出豊功云性得天地之始不假思慮纔會中和如心動便著物便費操存猶之分晝便有隂陽如何更以太極陶鑄萬象某云意自分隂陽心自包涵太極性是爻象全圖從心起手從意分義耳

豊功云領此甚分明覺格物致知更有直捷之路

劉賡言又問盡其性能盡人性盡人性能盡物性舜自盡孝能使瞽瞍底豫尚須五十年工夫申生二十年做不得

大舜些子伊尹自盡忠能使太甲怨艾亦須百十年精誠霍子孟十數年做不得伊尹一半豈是時運使然抑是歲月未深抑是性地工夫便有淺深之別耶某云性地工夫起手結脚各自不同賡言又問伯牙鼓琴而游魚出聽師曠動操而玄鶴下翔莊周感鳥於緇林季路探鮒於齊楚豈是牙曠盡性達於淵霄莊季留情迷於物路耶某云此則氣類偶然不關中和之效猶之服食芝菌通靈堇附損性非干五穀勿問藥師

唐偉倫問先儒謂尋孔顏樂處只在自家討還討甚麼某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豈是别家句當又云思到苦便甘思到不好便是樂既苦那得復有樂所在某云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此豈不是樂所在偉倫又云吟風弄月芸草不除如此識得自家意思某云如不格物致知不誠不正任他風月滿窗只是山谿茅塞也偉倫愕然請事斯言翌日諸賢别證言話劉賡美問先儒謂月本無光借陽精爲光元晦謂月如粉丸一邊帶白隨日斜正光景所

射圓缺各别假如月借日光則日月相近借光合圓何以愈缺如云不當正面則日月望中正隔大地何以獨圓如云四面虛空日光旁映則遠三近一常有四映何獨朔望之殊乎其云元晦説亦有理但謂借日之光則猶牽於舊説耳近世諸賢皆云月如婦人生魄生明各有所生初無所借某少時嘗作渾儀取日完璧規而圜之分道黄赤各踰三百六十取月半圭剖圜三分離為九道各絀日周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如一半甌周於

九道或出黄赤之東西或出黄赤之南北除與日同道正面對光體十五分圓滿如常過此前後離於九道或在望前或在望後銷減側分至於朔合前後只存三分如半甌體帶其鉤弦何足疑乎此亦小兒意致不足獨存然日全月半陽實陰虚正側殊觀圭璧異狀生於九道遠近蚤晚有目之所共識非爲好異也

賡芙又問雷何以有聲電何以有光某云雷震不過百里或三十里其遠不聞聲者閃於川谷遏于雲霧則謂之電耳雷

發於地斥滷所聚陽威久薄射於日光發而作響秋冬日低於是斂藏無足怪也賡美因問邵程雷從何起之說其云兩公皆自兀突後人錯聽耳堯夫步推皆始於震每日必有起位正叔亦曾學過但非正叔留心處堯夫兀突發問正叔兀突答應使後人尋聲吠影良足胡盧爾載問五行陰陽始於易範干支之說始於軒后逮及春秋後世論五行家為一說以干支配之人異户殊至於晚唐滅裂滋甚有渾天雙山玄空諸種種離合大統

歷酌用才書獨取納音此何昉與某云漢武時初定歷書適有興造集諸博士竊吉凡十餘家如建除納音諸大齟齬遂盡黜不用定以正五行干支為準終漢之世唯用正五行也獨黄帝氣運之説著於素問時用甲巳乙庚化氣卯酉子午主客之數耳古者出師太史吹銅以聽八方之音各以當日當位為主納某方之氣以辨制勝之師故無射上宫是主收野之戰南風不競以知楚師之衰今之納音只取三十日為五行三就類五為

十金火水木遞司其官踰月而合耳非實準於總除四十五零除一十五之說也縱有之於聖賢圖範有何干涉遂能變化而行鬼神之事爾載云支干既是軒后所作春秋不廢則理數正變是非一端乙素氣運三家都談兵醫兩事不及堪輿是以晚唐以來不勝異說有而存之寧可廢乎某云因山為丘流泉陰陽實始於黃帝繼於公劉爾時干支所屬不變舊說今所謂汩其五行變亂三正晚唐諸子不得不任其辜爾載云大統歷定

於名世豈可復疑某云遵王之憲只用今歷自明時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爾載云正五行之外當以何爲的要參贊上天某云圖有乾坎艮震巽離坤兌之文震納木火兌納金水藏水火於震兌分戊已於坤艮此是文王納音之要法一九三七二八四六宣八風之魂辰戌丑未藏五十之魄此是箕子納音之要法甲巳爲土乙庚爲金寅申爲火巳亥爲木天地相得主客配合氣運秉之貞變互則此是軒后納音之要法以此三法間嘗

聞之晚季云云吾未之學也

李賀嘉又問五運五勝畢竟是如何如五帝皆以五德相序三王而下始稱勝國使五行受命有生尅之殊則上帝運符亦隨世俗俱變也某云此何足怪唐虞禪殷周秦漢戰前此論生後此論尅人定天從又何疑乎

吕而遠問水地之說嘗見黄圖稱日月左旋地右轉地轉而右故水趨而左平地稍遲下地愈速一日水行約三百六十里當地一度如此則地所進度即天所退度一日退天

之度當一日經天之數自古皆說地靜而不動天動而不靜今皆反之又以地行之度減天周之數經怪如何某云此自曾子地圓元命包乾鑿度皆作此說但未曾細細分別耳汝試思水從何來又從何歸如有崑崙吐源尾閭受終則此流逝之物託於鈍區如何搬運得去而遠云此亦氣耳氣自上下水火因之如人身雖是安坐氣水運行自踵灌頂何須身轉纔得血周某云人身元氣包裹膚革之内猶鷄㲉子所以密窒運環水自傾高就下滙為長川豈

有大地不動水能獨馳之理雖云走險使然而吐源之初輸瀉不竭決非鼓橐之所能出徐疾相準猶金水二星遲速通除等於日行之度也而遠云水既與地俱旋因其平傾以為遲速海潮進退如何又自不同某云一日地行亦有遲疾疾者潮自常傾遲者潮自近滿如舟蕩水中輕者漏痕常浮重者漏痕常沈潮以地行遲疾分一日之進退水以地行平等得一度之環旋灼然可見非以筆舌爭也而遠云如此則古人何以不道某云

都道過而遠愕然某云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如是水逝何人不知孟子云觀水有術必觀其瀾日月有明容光必照水與日月自是一樣周旋孔孟引而不發耳而遠云孟老自是有本上事不關運行也大地藴含自是水本傾吐不盡某云乾是資生不道是乾乾終日也世上妙義一毫凝滯不得

高子羽因問日月運行之道遠云堯典稽天云三百六旬有六日論歷法尚不及六日只得四分日之一耳周易爻彖却三

百八十四爻又是有閏之歲不當常行之度如著法則只三百六十無有旬餘及彖餘邵堯夫推步只用三百六十云損其朔虛以為氣盈則整整得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也然既整整三百六旬損之則無可益存之則只餘五日六分何以步推百世知其盈虛朔食所在且如日月一周天過一度到朞還始月縮餘分以為朔虛天周餘分以為氣盈盈虛生閏自是古今常譚然自四分三統而後始知交食加時自大衍麟德始知月有大小自何承天

祖沖之張子信劉焯後始知五星有盈縮日月有遲疾歲餘有斗差郭守敬而後始知追古考今上下損益諸種種測識變本加厲皆是得之考驗不敢臆說不知犧農而上載籍何存所經測驗積累何時遂定六旬六日之說今於六日中除七千五百七十三秒尚有不合不知古來籠統用過何以不跡想是箕範禹疇别有成書未入世眼聖賢所秘司於鬼神不可别測耶其云此理備於大易十三聖人一一說過人自不悟耳子羽云大

易只說三百八十四爻三百六十著二十五三十以行變化如何得盡天地日月運行之用某云他自未嘗引伸未嘗鉤深致遠未嘗御天下之賾子羽云劉歆之說三統一一比於爻象一行之創大衍事事準於蓍龜劉炫祖冲之之爭歲餘斗差幾於殺戮郭守敬之立長歷追日食竊比于仲尼豈有一部周易許多作家推算不到之理某云人自家五臟尚别看不得安得謂一部周易便諸家瞧爛也子羽云如此則何不對諸生分說某云已曾一一說過柰

而兩之備在繫詞二篇人自不悟耳

沈若木因問焦延壽再加重卦爲四千九十六如此便極天下之頤極天下之動不某云尚是一隅守而譚之便是可亂可厭耳若木云焦氏書試之乃無不驗者是如何某云響羅期生亦嘗問此未之答也瓦骨竹木亦憑精靈自是寂感遂通不關格致要事

呂而德因問羲皇畫卦明象軒后推律定數鈞石衡量禮樂制度皆從此出是都從性分極元分出許多成務頁時定歷

韶舞正律不是草草𦗟時曾論夫子以夏時改周厯此事說未甚明今且不問只論周厯建子是祖黄鍾之義夏厯建寅是祖太簇之義太簇不先於黄鍾而仲尼欲改周公之厯此是何意且如卦象復爲三十二卦之首寅爲臨損之交夫子如何以臨改復之序某云此自天道人事明農立政不得不如此耳而德云朱晦翁嘗言厯律自有一定之理非後人所得損益𦗟來每每說出定理本于大易却又含糊不盡將使後人疑吾道於啞鍾

尊古人為膠瑟耶某云講學須對明了者心性一事極易明了每發一難尚有異同何況天道司之實漢聖賢諱言何須再問而德云古今不乏細心人自有書籍來千數百年洛下淳風一行王朴都謂究極精微然太初之歷百年已差王朴之歷建隆即廢即今西域諸人已說郭太史元統都不識歷百世悠悠誰當正之某云某在京師嘗對徐玄扈宗伯闡明易歷律之義他開口便道易自是易律自是律與歷何干而能發其自此不

復譚道夫子嘗云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可惜
令人無有明易者即使京房焦贑而在吾能使淳風王
朴不敢復譚耳而德云歷中最難明者有氣差斗差星
差如此三差皆易所無如何明易便能了得歷事某云
二千三百年來人皆粗看仲尼豈有仲尼不曉歷法能
舉三十六食千古懸照不差之理凡歷有平行有積差
有定準定準者是軒后所命以正干支六十年為率今
黄圖中積象者是有平行者黄圖中六十八年歷及五

百一十二年歷是積差者黃圖中八十五年歷及三千八百五十二所餘陽九百六是也平行以立氣朔之中積差以正交食之始定準以通爻象之終參之為律兩之為象大參大兩皆復為歷去太玄之畸零參四分之羸縮視歲以日別晷以至辨堯典之星虛參周書之天駟詳漢運斗中之期正元運筭末之會升降黃赤以麗陰陽軒后羲皇可起而問也而德云看來為邦章是數往百世章是知來夫子說藏往為知知來為聖夫子奈

何以知尊顏淵以聖導子張乎某云是他意興所會夫子再未嘗以天道示人而德云夫子不譚天道亦不譚性命如何子思頻頻說出某云既不譚性命吾輩終日講貫的為何物

謝爾剡適在鄉次初還問諸賢講貫今日半在圖書得毋自墜雲霧某云不逢雲霧安睹青天爾剡因問聖門中澹臺子羽稱為博物子游稱為文章兩人相遇宜乎辯說浩繁稱譽迥別而子游之許子羽只云行不由徑

此是何等古者井田之制方直如枰修閭氏禁人之横行踰徑者漢人有云捷徑邪至吾不忍以投足干進苟容吾不忍以脅肩語本於此史傳滅明貌惡欲事孔子孔子以為材薄既以受業退而修行名施於諸侯如子羽者可與語性道之際乎某云豈敢有如子羽之人吾且輟性命而稱導畔之事耳

榕壇問業卷十